

屈辞“西极”再探索

汤 洪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离骚》云:“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历来楚辞注家各逞其据,对“西极”多有歧说,豳国、楚西、昆仑、西海皆其例,然先秦诸多典籍所载“西极”与《离骚》所指一致,皆为大地极西之地。但是,“西极”从汉代开始,就被逐渐缩短视距、不断东渐,从帕米尔以西一直东缩至长安以西,直至明清,人们的认识才又一次回归到先秦世界地理视域之西方极远之地。

关键词: 屈辞;西极;昆仑;豳国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12)06-0081-06

《离骚》云:“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要弄清楚“西极”所指,我们需先解读“天津”。王逸谓:“东极箕、斗之间,汉津也。言己朝发天之东津。”^{[1]44} 后世有干脆把汉津指实为楚地之汉水的,但也有怀疑的声音。钱澄之就不同意王逸“天津”为东极之说,主张“天津居天之中”^{[2]699}。王逸认为天津在东极箕、斗之间,钱澄之认为天津在天之中央,但得“天津”正解的,似乎要推苏雪林。苏雪林解“天津”为天之渡口,又昆仑大山上可通天,所以“屈子以‘天津’代称昆仑”^{[3]146}。昆仑居大地之中央,且上通天庭,其高处正对天之中央,其实,苏雪林和钱澄之的解说殊途同归。“天津”既为昆仑代称,屈原欲到达大地尽头之“西极”,他从昆仑中央大山一路向西,行流沙、遵赤水、路不周,“指西海以为期”。此地理行踪于《淮南子·时则·五位》也能得以证实:“西方之极,自昆仑绝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国。”^{[4]434} (按:《淮南子》此篇所记昆仑正为中极,这也印证了昆仑居大地之中的结论。)从这一游踪我们不难看出,屈原所言之“西极”,一定是他所具有的世界地理

观念在创作神思中的有意识反映,这种地理观念应基于欧亚大陆板块而生。但是,历来大多楚辞注家,皆把屈原的不羁神思给无限缩小、直至湮灭。或许,由于注家们解说屈辞的视角发生了偏移,故而造成诸多误读。

一 楚辞传统注疏“西极”语义之歧说

对于“西极”,历来楚辞注疏家多有异说,歧义纷繁,兹整理归纳如下。

1. 大地极西之地。王逸曰:“言己朝发天之东津,万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极,万物所成,动顺阴阳之道,且亟疾也。”^{[1]44} 王逸认为,屈原早上启程于天之东极,晚上到达地之西极,一日行进从东至西的整个空间历程。王逸谓“天津”为东津(天之东极)似失之东隅,然而他认为“西极”为大地极西之地却又收之桑榆。

2. 西方极远之地。有如“西海”,“西极”所指地望在汉代就有东渐之势。《汉书·礼乐志》记载:“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5]1060} 应劭谓“大宛马汗血沾濡也,流沫如赭”^{[5]1060}。看来,《汉书》所谓

收稿日期:2010-12-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基地项目“屈辞外来地名与巴蜀文化”(编号:SC10E04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汤洪(1977—),男,重庆云阳人,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

“西极”似为泛称,当与大宛国相涉,泛指西域以西的遥远之地,与《离骚》所确指大地极西太阳落山之处已有所不同。刘梦鹏《屈子章句》曰:“西极,西方之极。《淮南子》曰:‘西方之极,自昆仑绝流沙。’”^{[6]525}刘梦鹏所谓西方本也无法确知,那“西极”也就任人猜测了,但从他注解《离骚》的整体风貌来看,似乎应与《汉书》所指“西极”相同。

3. 豳国。洪兴祖《楚辞补注》曰:“《上林赋》云:‘左苍梧,右西极。’注引《尔雅》,西至于豳国,为西极。又《淮南》曰:‘西方西极之山,曰闾阖之门。’”^{[1]44}宋人洪兴祖解“西极”已经指实为陕西古豳国地,至于闾阖之门。但洪兴祖犯了一个偷换概念的错误,解《离骚》“西极”应以《离骚》文本为准绳,怎么能拿《上林赋》来作参照?《上林赋》之“西极”尚有回旋,又用《尔雅》解豳国为“西极”来解《上林赋》,由于出发点的根本偏移,遂导致其层层推论都为自圆其说的缝合,此种注解方式在中国古书中实为通例。如果我们认为天津指昆仑,那么屈原一路西向,是断然不会跑到昆仑之东的陕西之境的。

4. 楚之西境。朱冀《离骚辩》谓:“西极,楚西境之极也。言朝从汉水启程,夕尽楚之西境,甚言其行之速耳。”^{[7]465}清人朱冀将洪兴祖认识的“豳国”又向东缩延至楚国西境。朱冀将《离骚》地理作了《九章》式的楚地诠释,《离骚》精骛八极的纵横之势以及屈子广远的世界地域知识已被消解殆尽。如此一来,朝启汉水,夕至楚西,确实也非常迅速,但是,屈原的神思真的就只在楚国境内打转吗?

5. 昆仑。蒋天枢《楚辞校释》曰:“西极,《淮南子·地形》所言之西极。西极之山即昆仑。”^{[8]69}众所周知,在诸多典籍中,昆仑皆为居于大地正中的世界大山,在屈辞中,昆仑亦居大地正中,那昆仑怎么会是“西极”呢?仔细寻思这类注解,不难发现,注家们一定是因中国地理昆仑的影响而产生的思维局限。汉武帝西寻黄河之源,以期找寻昆仑王母,但却没有达成预期目的,汉武帝根据文献典籍所载人为划定了地理昆仑,昆仑遂成为中土之西境。彭泽陶、蒋天枢等又认定“天津”在北极,以现有地理中国版图计,那么,“西极”就只能为昆仑了。我们暂且不说屈原时代是否已经形成今天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就《离骚》上下文脉大意而论,通盘考察屈原游踪,似亦可断定“西极”不会是指昆仑。

6. 西海。萧兵《楚辞全译》谓:“西极,西向的边

际,即西海之极。先秦人多幻想西部昆仑文化区有个‘乐园’,西海即其延伸。”^{[9]30}那么,西海是哪里呢?萧兵《楚辞新探》谓:“看《楚辞·离骚》的描写,第一次飞行已达昆仑悬圃,第二次济白水而向穷石,第三次却说‘夕余至乎西极’,‘指西海以为期’,欲至而未达,看来西海在昆仑(祁连)之西,并非其南方的青海,而较可能以今新疆境内的巴里坤湖、罗布泊或博斯腾湖为原型。”^{[10]120}由此可知,萧兵眼中的西海为罗布泊一类新疆湖泊,那么,萧兵所谓的“西极”也就为罗布泊之西,似乎不会跨越出现今中国新疆版图。难道屈原眼中真的就已经拥有现今中国地理版图,从而以新疆边界作为“西极”吗?这又是一个荒谬的设想,萧兵注解“西极”,照样因思维局限而困守于后世昆仑地望的苑囿。

二 先秦及秦汉文献典籍所载“西极”指称基本一致

在先秦典籍中,“西极”问题较为特殊,基本没有什么分歧,皆指大地之西极为遥远之地。

1. 《山海经》

有两处言及“西极”,其内涵与外延基本一致:

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11]《海外东经》,305}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11]《大荒西经》,459-460}

《淮南子·地形》亦有相似且更为详切的记载:“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4]321}撇开禹、太章和竖亥这些存有疑惑的传说人物不谈,就东南西北之道里计,笔者认为,《淮南子》的记载在逻辑上更为可信。《淮南子》言东极至西极以及北极至南极的长度相等,反映了早期人们对地球的准确认识。《淮南子》甚至更早时代的人们对地球的认识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准确得多,地球东西和南北的长度相当,此或引发“天圆地方”概念之产生,依现今科学观之,我们已不能简单认为初民对地球的探索为粗浅之论了。郭璞注引《诗含神雾》说得更为精确:“天地东西二亿三万三千里,南北二亿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亿五万

里。”^{[11]306}现代地球知识告诉我们,地球赤道半径稍稍大于极地半径,也就是说,地球东西长度要稍大于南北长度。《诗含神雾》的认识为什么如此准确?难道仅属巧合?其实,屈原《天问》“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何尝又不是这种地球观的真实反映呢?先秦时代,人们即持有这样的地球观,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怀疑西极所指为大地极西之地呢?由此可知,《山海经》和《淮南子》所言西极,应当是以地球为参照系统即以宏阔的世界地理为空间观念的大地极西之境方才符合材料逻辑,《离骚》所言西极概念内涵与外延与《山海经》、《淮南子》也完全一致。《大荒西经》谓“噎”处西极,但“噎”是什么呢?郭璞谓“噎”为“主察日月星辰之度数次舍”^{[11]462}之人。古人认为日月运行都遵循从东到西的路线,东升于海,西也落至入海,东是东海,西为西海,噎既然掌管着日月的行踪,那么,他所处的西极定当是日月行踪的尽头,也即是大地极西之境。

2.《庄子》

《庄子·田子方》曰:“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12]707}此西极与《山海经》、《离骚》所指应当一致。虽然《庄子》并没有说明西极确指何地,但据上下文意揣测,应为大地极西之所。按照《淮南子》所言日出于海又入于虞渊之水的记载,日没之所也当以大海为是,故《庄子》西极所指定不会是后世所说的中国版图之西境。

3.《列子》

《列子·周穆王》曰:“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13]90}西极之国为何方之域,《周穆王》篇并未明确告知。《列子》同篇又曰:“西极之南隅有国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国。”^{[13]104}古莽之国又为何方之域,我们照样不得而知。此外,《列子·汤问》还说到:“五山之根无所连箸,常随潮波上下往还,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圣之居,乃命禺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13]152-153}《汤问》篇中的西极似乎也渺茫难寻,无所定指。

上引《列子》三段材料似乎都难寻觅出西极的真实面目,那么,《列子》中的西极岂不是已成死结,永无解开之可能?但是,《列子·汤问》的一段对话或许可以解开这个疑惑:“汤又问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犹齐州也。’汤曰:‘汝奚以实之?’革曰:‘朕东行至营,人民犹是也。问营之东,复犹营也。西行至幽,人民犹是也。问幽之西,复犹幽也。朕以是知四

海、四荒、四极之不异是也。故小大相含,无穷极也。”^{[13]148-149}在《列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及地理观里,作为四极之一的西极当是一个极其渺远甚至无穷无尽的概念,总之,它应当是当时的人类所能达到的大地极西之地,这一点和屈原《离骚》西极所指并无不同。

4.《淮南子》

《淮南子》除上引与《山海经·海外东经》相似一段文字外,尚有另外两则提及西极:

九州之大,纯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殛,亦方千里……八殛之外,而有八纁……八纁之外,乃有八极……西方曰西极之山,曰阊阖之门。^{[4]《地形》,330-336}

西方之极,自昆仑绝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国。^{[4]《时则》,434}

以九州为原点层层外延至八殛、八纁、八极,犹如波纹不断外展,此地理观念下的西极断不会是前引注家们任何确指中土的地望所能吻合,除了欧亚大陆板块意义上的大地极西之边境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其它更为恰切的解答了。《时则》这条材料极其重要,它关涉一系列重要的地理概念,如果我们能解决其中任何一个,其它就能涣然冰释。即使我们将昆仑定为中国境内之昆仑,那么,西极也当是昆仑更西更远的地方,断不会是甘肃、青海或者新疆境内任一范围所能契合。如果我们将昆仑定为两河流域的阿拉拉特山,经昆仑向西的流沙为叙利亚沙漠,沉羽为死海,那么,此西极似指地中海之东岸,这与《山海经》中的大量记载亦能互相印证。如果我们将流沙认为是撒哈拉沙漠,此西极就可能指大西洋之东岸,这似乎也说得过去。但不管怎样,《淮南子》中的西极观念也与《离骚》西极大体一致。

5.《大戴礼记》

《大戴礼记·易本命》曰:“食谷者智慧而巧;食气者神明而寿,王乔赤松之类也,西极亦有食气之民也。”^{[14]539}戴德所言西极没有明确指明到底为何方何地,我们不好随便揣测,但据笔者清理西极这一词语意义的演变逻辑来看,此西极尚与先秦时人西极观念基本一致。

6.《海内十洲记》

托名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亦有西极:“乃处玄风于西极,坐王母于坤乡。”^{[15]279}此西极似乎亦难觅踪影,如果我们认定东方朔所言西王母与《穆天子

传》中西王母一致,那么,此西极也定当在昆仑之西才是,断不会位于昆仑之东的任何一个地方。

7.《盐铁论》

《盐铁论·论邹》记载先秦邹衍学说谓:“所谓中国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名曰赤县神州,而分为九州。绝陵陆不通,乃为一州,有大瀛海圜其外。此所谓八极,而天地际焉。”^{[16]551}邹衍所谓的八极至少应为基于欧亚大陆地理意义上的陆地极边概念,西极自然也就是大地极西之地了。

三 “西极”演变历程考索

后世注家在面对先秦此类概念时,由于失去了先秦时人广阔的世界地理眼光,而囿于自身所处的因地缘政治所造成的国家地理观念,遂对先秦的这类地理概念作出了缩小地域的解说,从而不得不在中国境内另外搜寻特征相似的地望来作一一比附。比附的结果,注家们各行其是,都用自己心目中的地理概念去曲解古义,从而给文本语词之理解造成障碍。有如西极,先秦时本指大地极西,但是,这一语词从汉代开始,就被逐渐缩短视距、不断东渐,从帕米尔一直东缩至长安以西,直至明清,人们的认识又一次回归到先秦世界地理视域之西方极远之地。这一演变历程,亦反映出不同时代对此一地名认识的淆乱情况,现作如下考证。

《史记·乐书》记载:“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17]1178}裴骃《集解》曰:“应劭曰:‘大宛旧有天马种,蹋石汗血,汗从前肩膊出,如血,号一日千里。’”^{[17]1179}正如裴骃所言,这段历史记载了汉武帝欲求汗血宝马事,此马当生西域大宛国。《汉书·西域传》谓:“大宛国……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5]3894}《中国大百科全书》说:“周以前300步为1里,秦至隋亦为300步1里。”^{[18]574}《说文解字》云:“六尺为步,步百为亩。”^{[19]290}汉时“一尺约合今23厘米”^{[20]361},那么,汉时1里=300×6×0.23=414米。这12550里就相当于现今5195700米,现今1里按500米计,为10391.4里,5195.7公里。长安西去5000多公里的地方,约处今天中亚锡尔河与阿姆河中间之乌兹别克斯坦之费尔干纳盆地一带。由此可知,《史记·乐书》所言西极已经不是先秦极为渺远的大地极西之地了,而指帕米尔以西、里海以东的中亚一带。此事于《汉书·礼乐志》亦有大致相同

的记载:“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5]1060}《史记》与《汉书》所指西极已经不是屈辞大地极西之地的确指概念,已然演变为中亚遥远之地。此外,《史记·太史公自序》也言及西极:“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17]3318}同样,这个西极与《史记·乐书》所记基本一致。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有“左苍梧,右西极”^{[17]3017}之语,从司马相如前后文意揣测,此“西极”也当指西方极远之地,但是南朝宋裴骃的《集解》和唐张守节的《正义》以及唐李善却有另外的注释。裴骃谓:“郭璞曰:‘西极,邠国也。’见《尔雅》。”^{[17]3018}张守节谓:“《尔雅》云西至于邠国为极。”^{[17]3018}《文选》李善注谓:“《尔雅》曰至于邠国为西极。”^{[21]123}上述裴、张、李三家在注解“西极”时,都引用《尔雅》为证,从而得出西极为长安以西之邠国。(按:今本《尔雅》不见此条记载。)如果确为裴骃所言,郭璞已经认为西极指邠国,那么,我们大致可以作这样的推测:郭璞把先秦“西极”缩小到了中土长安之西的邠国,后世裴骃、张守节和李善等又沿袭了这一误说,遂使“西极”一语不断东渐,失却了先秦本真面目。唐人如此,宋人洪兴祖补注《楚辞章句》,也同样引用了《尔雅》“西至于邠国为西极”^{[1]44}为证,看来,洪兴祖似乎也很赞同这个说法。

“西极”不断东渐,缩小视距至长安以西地域,在杜甫诗歌中也有所见。杜甫《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诗云:“西极最疮痍,连山暗烽燧。”^{[22]366}又《往在》诗云:“安得自西极,申命空山东。”^{[22]1432}仇兆鳌引王嗣奭《杜臆》注:“西极,指京师之西,与山东相对。或指吐鲁蕃者,非。”^{[22]1432}以杜诗观之,唐人的“西极”观念已经不具有大地极西之意,被具体化为长安以西也即是邠国之地了。

苏轼《书传》阐述《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句时,说:“《禹贡》‘嵎夷在青州,又曰暘谷。’则其地近日而先明,当在东方海上,以此推之,则昧谷当在西极,朔方幽都当在幽州,而南交为交趾明矣。”^{[23]487}苏轼眼中的西极已经指实为昧谷了。如果按照《十道志》“昧谷在秦州西南”^{[24]257}的记载,秦州又大致为现今甘肃天水,那么,苏轼所言的西极似乎就位于天水附近了,这已经是非常具体化了的西极概念。但明清之际朱鹤龄《尚书埤传》却对苏轼的观点给予了批驳:“蔡《传》西谓西极之地。愚按:嵎

夷、南交、朔方皆有定所，西未详何地。苏《传》引徐广云：“今天水之西县也。”三方皆以极边言之，天水恐太近。”^{[25]715} 明清之际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大量西方传教士的来华，使得人们在有意无意间接受了诸多外来知识，他们往往能以新的视角和新的眼光去体察被大家早已熟视无睹的一些典籍，时而有新的创获，前面谈到的蒋骥、戴震注解屈辞就是例证。朱鹤龄认为西极当指极边之地，以甘肃天水言西极似乎太过于靠近中原，所以不合情理，这当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四 屈辞“西极”原义再探索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得知，《离骚》“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之“天津”当为昆仑的代称，意为天之渡口。那么，诗人从昆仑中央大山一路向西，行流沙、遵赤水、路不周，“指西海以为期”，最后欲到达地之尽头的“西极”。通过这一跨越天地东西的游踪，我们不难看出，屈原所谓的“西极”，一定是他广阔世界地理知识在创作神思中的反映，但历来注家，却把这不可羁神思给无限缩小了。笔者认为，此“西极”与“崦嵫”所指地理方位大致相同，皆为大地极西之地。此外，诸如《山海经》、《淮南子》、《庄子》、《列子》、《大戴礼记》、《海内十洲记》等典籍所指西极与《离骚》大体一致：西极本无确指，原初本义应为大地极西之地。

但从《史记》开始，西极就呈东渐之势。从《史记》到《汉书》，从郭璞到裴驷再到张守节、李善，西极所指范围不断东缩，直至洪兴祖所认为的豳国，再到

朱冀所认为的楚国西境，我们可以清晰体察到这种演变历程。演变的结果是同为西极一词，在屈原《离骚》以及先秦诸家的眼中本指宏阔意义上的大地极西之境，但到了后世，其词语的内涵及外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直至被凝固为中国版图内一个具体化的地名。

屈原《大招》有“魂乎无往，盈北极只”^{[1]218}语，王逸于“北极”无解。洪兴祖引《淮南子》云：“北极之山曰寒门。”^{[1]218}朱熹《楚辞集注》曰：“盈北极，言此冰冻，满北极也。”^{[26]147}王夫之《楚辞通释》曰：“盈北极者，言直至北极，寒冰充满无际也。”^{[27]268}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曰：“盈北极，言冰雪无际也。”^{[28]173}屈复《楚辞新集注》曰：“盈北极，言此冰冻满北极也。”^{[29]388}历来注家解此“北极”无异说，大体一致，并没有认识上的分歧，皆近似于今天地理意义上的北冰洋地区，此当符合屈辞本意。“北极”、“西极”同为屈原作品中的地理名词，一个创作者用词当有一定规律，既然北极指北方极远之地，西极也应当指西方极远之地。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注家们赞同“北极”之说，而于“西极”却出现了短视？为什么汉代以后的学者对“北极”尚有今天意义上的地理观念，而于“西极”却远远落后于先秦博达之士的地理眼光呢？这种视域上的南北开阔、东西短视现象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当引起注意。当然，要解释这一成因，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只好留待日后再作研究。

参考文献：

- [1]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钱澄之. 庄屈合诂[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子部第 128 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 [3]苏雪林. 楚骚新诂[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 [4]何宁. 淮南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5]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6]刘梦鹏. 屈子章句[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第 2 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7]游国恩. 离骚纂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8]蒋天枢. 楚辞校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9]萧兵. 楚辞全译[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 [10]萧兵. 楚辞新探[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 [11]袁珂. 山海经校注[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6.
- [12]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 [13]杨伯峻. 列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14]戴德. 大戴礼记[G]//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28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5]东方朔. 海内十洲记[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42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6]王利器. 盐铁论校注[G]//新编诸子集成. 北京:中华书局,1992.
- [17]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8]中国大百科全书:第 13 册[K]. 2 版.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 [19]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中华书局,1963.
- [20]丘光明. 中国古代度量衡[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21]萧统. 文选[M]. 李善注.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2]仇兆鳌. 杜诗详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23]苏轼. 书传[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4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4]徐文靖. 管城硕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 [25]朱鹤龄. 尚书埤传[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6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6]朱熹. 楚辞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27]王夫之. 楚辞通释[G]//续修四库全书:第 1302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28]蒋驥. 山带阁注楚辞[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29]屈复. 楚辞新注[G]//续修四库全书:第 1302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The Reexploration on Xiji in Chuci

TANG H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stanza in *Lisao*: “I went at dawn high heaven’s ford to leave; To Xiji, the earth’s extremity I came at eve.” Scholars tried their best to testify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ference of Xiji and provide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for example, Binguo Country, west of Chu, Kunlun, Western Sea and etc. Nevertheless, Xiji in various pre-Qin classics has the same reference as that in *Lisao*, i. e., the most west part of the earth. From Han Dynasty, the distance of Xiji was gradually shortened from the west of Pamirs to the west of Chang’an. It was not until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at Xiji was the name for the extreme west of the earth.

Key words: Chuci; Xiji; Kunlun; Binguo Country

[责任编辑:唐 普]